

白 夜 之 旅

——赵丽宏域外散文选

中国旅游出版社

(京)新登字 031 号

责任编辑:徐洁民

封面设计:吴健群

技术编辑:吴子文

白 夜 之 旅

——赵丽宏域外散文选

*

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

(北京建内大街甲9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旅游出版社照排中心制版

北京仰山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1.375 字数:300千

1992年10月第一版 1992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3000册 定价:8.8元

ISBN 7-5032-0588-1/G·89



赵丽宏

序

一九八八年的春天与丽宏在全国政协青年组有缘相识，此后年年聚首京华，至今已过五个春秋。他为人坦荡真诚，那股劲一直深深留在我的心底。

今年政协会分手之际，丽宏一嘱再嘱，约我为《白夜之旅》（赵丽宏域外散文选）写几行字。说实话，本人文采平平，从未承凭这类约请，但在丽宏这个真实的灵魂面前，我无言以拒，只好勉为其难。

一九九一年之夏，丽宏有幸在苏联解体的前夕，游历了这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十几天的所见所闻，在深沉的思索之中化作数十万字流淌出来。通览全书，作者以细腻的情感和奔放的才思，展现了处于历史转折时期前苏联的社会心态；在喜悦与忧思之中实现了同已故俄罗斯文学大师们的心灵之约；再现了俄罗斯文化的丰碑。他以历史学家的眼光、抚今追昔；以文学家的情感与色彩，融入了对社会人生的思辨。他告诉人们，人类创造的美是永远不会过时的，我叹服丽宏的文思和才华，更钦佩他的勤奋与功力。

丽宏常年活跃于文坛，为诗作文以情感婉约，文字绮丽见长。忧郁的文字透出思辨的火花，文章中飘逸着一个真实的灵

魂。正如他自己在《散文漫想录》中所说，散文的灵魂是真实情感。人无魂，行尸走肉；文无魂，废话伪辞。虚伪与寡情的人，写不出好散文。读丽宏的散文，让人感到情感在燃烧，生命在跃动。大胆地展示灵魂的色彩，诚实地倾吐心底真情，我想这大概就是丽宏散文的特色吧。相信他在今后的笔耕生涯中，一定能保持和发扬这一特色。承蒙丽宏厚爱，是为序。

张希钦

一九九二年九月（秋）

目 录

序 张希钦

白夜.....	(1)
冬宫.....	(7)
诗人之死	(10)
黑色的沉默	(22)
雨中皇村	(29)
温暖的烛光	(33)
在教堂的阴影里	(41)
诗人故居	(44)
我曾经向布谷鸟发问	(47)
游墓园	(50)
阿尔巴特街	(56)
红场	(63)
地铁中的普希金	(66)
在神秘的红墙内	(69)

戈尔巴乔夫在大街上	(75)
白夜之旅	(79)
诗神	(123)
歌者	(126)
地下修士	(131)
邮戳	(135)
基辅情景	(138)
乌克兰纪事	(144)
绿皮护照	(170)
代尔蒙海滩	(181)
漫步唐人街	(186)
走马好莱坞	(199)
人狗之间	(209)
红灯区	(215)
卡门和安娜	(223)
日月金字塔	(249)
争夺死亡	(257)
血与沙	(262)
鹰之死	(270)
背影	(277)
墨城万家灯火时	(284)
玛雅之谜	(288)

特奥蒂瓦坎之夜.....	(307)
两个男子汉和一群猛兽.....	(310)
遥远的中国餐馆.....	(316)
人海中优美宁静的一隅.....	(321)
爱情的盛典.....	(326)
壁画之都.....	(333)
多洛雷斯公墓.....	(336)
银城塔斯科.....	(341)
我是中国人.....	(346)
 跋.....	 (352)

白 夜

很难想像，如果地球上消失了黑夜，将会是怎样一种景象，在光明如昼的夜晚，人们将怎样生活。在古老的圣彼得堡，我经历了真正的白夜——深夜十二点。依然可沐浴着灿烂的天光，漫步在波涛滚滚的涅瓦河畔……

白夜，是苏联北方的自然奇观，这种奇观只出现在盛夏，持续的日子也不长。我从莫斯科飞抵列宁格勒时，正是白夜的高潮。那天吃完晚饭回到宾馆的房间已是夜里十点，屋里没下窗帘，窗外阳光耀眼，看天色至多是下午三点的光景。站在窗前看街对面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黄墙绿树，巍峨的教堂，光芒四射的金顶，像一幅辉煌的油画，而教堂背后那波光粼粼的涅瓦河，是这幅油画的一道明亮的底色。如果不是亲临其境，我怎么也不会相信这是夜里十点钟的景色。

街对面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在俄罗斯几乎是家喻户晓。原苏联人熟悉它，并不是因为修道院中那些教堂和金

顶,而是因为修道院里的公墓。自十八世纪以来的大部分俄罗斯文化名人,几乎都埋葬在这里,其中有音乐家柴可夫斯基、莫索尔斯基、鲍罗丁、格林卡,有文学家陀斯妥耶夫斯基、茹科夫斯基、克雷洛夫、卡拉姆辛,有科学家罗蒙诺索夫。这些名字,都是使原苏联人引以为自豪的,他们创造的成就使世界对俄罗斯文化刮目相看。我想,假如能在这不眠的白夜去拜访那些长眠在地下的俄罗斯文化名人,该是何等奇特的经历。

走出宾馆,只见大街上车流汹涌,涅瓦河畔到处是散步的行人。穿过大街,走进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林荫道上不见人影,通向名人公墓的大门紧锁着。名人公墓的围墙外,也是一大片墓地,形状各异的墓碑和墓穴极不规则地坐落在一大片树林中。我放轻了脚步在静悄悄的墓地里行走,唯恐我这异邦人的脚步声惊动了安眠在这里的俄罗斯人。这片墓地里埋葬的大多是战功显赫的的苏军将领。也有一些富裕的犹太人的墓,他们的墓穴形状像一只大靴子,不知有什么含义。桔红色的光线透过树林斑斑驳驳洒落在墓地中,仿佛从空中伸下无数柔软温暖的手,抚摸着冷冰冰的墓碑和墓穴。看手表,此刻已是深夜十二点,心中不禁涌起一种奇妙而又神秘的感觉。如果不是白夜,那么这样的时辰应该伸手不见五指,在漆黑的深夜穿行于一片死寂的坟墓之间,有点像惊险小说里的情节了。

从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出来，天色依然极亮。俄罗斯汉学家米沙陪我到涅瓦大街散步。街道上不用点路灯，感觉是落日西沉的黄昏时分。路上依然人流滚滚，人们都在急匆匆地赶路。也有穿着入时、步履悠闲的少男少女，旁若无人地在路上说笑着。只是街上的所有商店都早已关门。路边偶尔摆出几个出售冰淇淋的小摊，顷刻便使行人纷纷驻足，排起长长的队伍……

使我产生浓厚兴趣的，是涅瓦大街那些古老的建筑。作为当年圣彼得堡的中央大道，涅瓦大街笔直宽阔，颇有皇家气派。路两边那些雄伟的建筑，都保持着两个世纪前的模样，许多俄罗斯作家在他们的小说中描绘过这条繁华的长街。这条街在苏联的名气，就像中国人熟悉北京的王府井大街和上海的南京路一样。涅瓦大街上的每幢楼房，都能叙说许多有声有色的历史故事。普希金和莱蒙托夫曾出入过其中的许多楼房，陀斯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也曾在石板的道路上留下无数脚印……托尔斯泰在他的《战争与和平》中曾写到过彼得堡的白夜，写到白夜街上的景色，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白夜》，更是人所共知。奇异的自然现象，使俄罗斯的文豪们产生奇异的想像。普希金曾告诉人们：“在白夜，我写作无须点灯。上帝既然如此慷慨地赐予我光明，我为什么不在这不熄的天光里驰骋我诗的想像？”普希金故居在离涅瓦大街不远的地

方，从他的窗户中探头就能看到涅瓦大街上的桥和行人。留给世人的那些不朽诗篇中，究竟哪一些是写于白夜的天光之下，这就难以考证了。

在白夜的天光之下，最活跃的是那些年轻的艺术家。在地铁的出入口，看到好几批街头献艺的民间音乐家。有人拉着手风琴唱歌，有人拨弄着吉他边唱边跳。最受欢迎的是一支演奏爵士乐的小乐队，一把小号，一支黑管，两支萨克管，极其默契地合奏出变化无穷的旋律。四位演奏者都是年轻的小伙子，看来都训练有素，决非滥竽充数之辈。他们每奏一曲，周围的听众都报以喝彩和掌声。有了这些歌声和音乐，涅瓦大街的白夜就不再清冷寂寞。在叶卡捷琳娜纪念碑附近的十字路口，一批业余画家正在为人们画肖像。画家们有用炭笔画素描的，也有画油画或者粉彩画的。作画者水平参差不齐，有些人颇有功力，在短短十数分钟内，便极为传神地绘出了坐在画架前的人物。坐下来请人画像的，大多是年轻的女郎，她们脸上保持着微笑，耐心地坐在围观者的视线之中。有一位被画像的姑娘捧着一本书在阅读，夜间的光线足以照亮她手中的书本。画家们都显得很自信，落到画板上的笔触小心翼翼，却毫不犹豫。他们一般都尽量设法美化被写生的对象，画板上显现的都是漂亮的美人。也有几位专事丑化的画家，他们手持着画板在为行人画漫画像，灵巧的画笔竭尽夸张丑化之能事。被画的人面对

着自己落在画像上的那副滑稽的嘴脸，禁不住和旁观者一起哈哈大笑……

回到宾馆，已是深夜十二点。拉开窗帘，窗外的景色使我惊叹不已。在深蓝色的天空中，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的金色圆顶闪烁着古铜色的光芒，使人感到它的遥远和神秘。这古铜色的光芒究竟是夕阳余辉还是旭日的映照，我说不清楚。把头探出窗口，可以看到一轮又大又红的太阳正沿着辽阔的地平线缓缓滚动。燃烧的云霞落在平静的涅瓦河中，使涅瓦河变成一条七彩斑斓的光带，流淌在太阳底下。今天，这太阳不会消失。在白夜的高峰期间，只有白天，没有黑夜，每一天的生命旅途似乎都在延长……

宾馆的客房有 18 英寸的苏制彩色电视机，闭路电视节目里正在放美国电影《普里泽家族的荣誉》，黑手党之间的恩怨，搏杀和浪漫的爱情交织在一起，被一群出色的演员表演得惊心动魄。然而我的眼皮开始沉重起来。旅途的疲惫终于使我昏昏入睡……

睡梦中醒来，表上的时针指着二点。躺在床上看窗外的天空，依然很亮，只是不见了阳光，天色显得有些惨白。起床看窗外，涅瓦河的波涛变成了银灰色，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的金顶失去了光泽，变得沉重而黯淡。大街上空无一人，偶尔有一两辆轿车驶过，汽车引擎在寂静中发出刺耳的呼啸。感觉疲

倦，却再也无法入睡。拿出一本《阿赫玛托娃诗选》来翻阅，其中正好有一首题为《白夜》的诗，诗中表达的视觉和生理感觉使我产生共鸣，而作者的心理状态，却属于她生活的那个特定的年代，属于她独有的感情经历。就着窗外朦胧的天光，我在日记上抄录了阿赫玛托娃写于八十年前的《白夜》，这是一首情诗：

哎呀，我没有关门，
也没有点灯，
要知道我是多么疲劳，
只是不敢躺下睡觉。

望着针叶林中那昏暗的暮色，
远方的原野渐渐显得微茫，
有一个声音使我陶醉，
这声音和你的声音一样。

也知道一切都已失去，
生活是一座可诅咒的地狱！
可是我充满了信心：
你一定会回到我身边！

1991年6月21日记于列宁格勒

9月15日写于上海四步斋

冬 宫

冬宫的外观，不如想像中那么雄伟。青白相间的三层楼房，没有巨柱支撑的门廊，也没有宽阔的大理石台阶，在当年彼得堡的建筑群中，似乎不能算最有气派的一座。然而它却是昔日帝俄的象征。1917年，人民起义的炮火叩开了冬宫的大门，沙皇尼古拉二世从这里被押上刑场。在世人的眼里，冬宫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也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如果说冬宫的外表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那就是屋顶上的数十尊雕像。那是一群形形色色的古代人物，他们环立在屋顶四周，表情肃穆地俯视着冬宫前的大广场，俯视着冬宫后的涅瓦河，也俯视着冬宫两侧的道路和庭园。沙皇永远失去了冬宫，而这些铜像却依旧默立在屋顶，俯瞰着人世的风云。

我的惊讶是从进入冬宫的那一刻便开始的。从面向涅瓦河的后门进入冬宫，艺术气息扑面而来。展现在我面前的是一条两边摆满大理石雕像的长廊，长廊的尽头是白色的大理石

楼梯。踏上楼梯抬头环视，满眼尽是白色和金色的雕塑，连天花板上也画满了油画。威严的武士和端庄的美女千姿百态地遍布厅堂，从四壁的每一个角度凝视着你。天花板上，展翅飞舞的小天使在蓝天白云中鸟瞰着你。在这些目光的注视下，一种敬畏之感油然而生，这并不是对皇家气派的敬畏，而是对艺术的敬畏。艺术家竟能在一座石头的建筑中营造出如此辉煌多彩的氛围，简直使人难以想像。然而这只是一段小小的序曲，和以后的内容比，这段序曲便显得平平淡淡了。

冬宫的二楼是一个巨大的艺术博物馆。在一间间金碧辉煌的大厅里，陈列着无数珍贵的艺术品，其中不仅有数不清的大理石雕像，还有银器、铜雕、瓷器，最为可观的是油画。几代沙皇都有搜珍纳宝的嗜好，沙皇的使者们从世界各地寻购珍贵的艺术品，意大利的雕塑、法国的家具、波斯的地毯、中国的瓷器，源源不断地运进冬宫，使这座石头的宫殿内部日益缤纷。冬宫收藏的油画，使人眼花缭乱，文艺复兴以来欧洲所有大画家的作品，这里应有尽有。仔细浏览的话，每走几步就可以发现让你眼睛发亮的名字：拉斐尔、提香、鲁本斯、大卫、德拉克洛瓦、伦勃朗、哥雅、马奈、列宾、希施金……光是伦勃朗的作品，就有四十余幅，布满了近百平方米的一个展厅。在这些价值连城的名画前，没有任何遮拦，鲁莽的观者伸手便可以触摸到画布。我无法一一描绘那么多的名画，在一方方金色画

框勾出的空间里，展示出画家无限的想像力和创造力，全世界每个角落的风光都在这里，人类的每一种神态都在这里。我想，取出冬宫藏画的百分之一，便可到世界的任何一个城市办一个第一流的画展。

从这些艺术珍品前匆匆而过时，我的心里涌起一个疑问：沙皇当年收集这么多艺术品，究竟是为了什么？是出于对艺术的热爱，出于审美的需要，还是为了炫耀皇宫的豪富，满足一种占有天下的欲望？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沙皇的苦心，可谓成果累累，冬宫里，可以说是汇集了数百年来人类艺术创造的精华。贫穷的俄罗斯为沙皇的这种嗜好付出的代价是可以想见的，那是河一样流淌的血汗，山一样高筑的白骨……

陪同参观的苏联作家很自豪地告诉我：“冬宫，同法国的卢浮宫和中国的故宫一样，是世界上最丰富的博物馆之一。”这样的评价并不夸张。

走出冬宫时，前来参观的人们已经在涅瓦河边排起长长的队伍。对一个皇帝来说，冬宫很大，对于人山人海的老百姓来说，冬宫太小。排队的人们默默地等候着，冬宫屋顶上的雕像依然冷漠地俯瞰着地面。在我的眼里，这一幢青白相间的楼房，已经有了全新的意义。它的内涵，远比我想像的丰富。苏联人应该为拥有这座宫殿而骄傲。